

穆堂別稿卷之七

臨川 李 紱 巨來

詩六

補編草四

丁酉至庚子

望雲草補編四十七首

安順橋

安順橋頭萬柳枝
柳陰騎馬夕陽西
莫催雙旆悠悠去
好聽黃鶯恰恰啼

定州郡舍次查浦前輩壁間韻二首之一

人海虛舟不繫身
雲泥鴻跡更何因
鳳凰已羨君寥廓

牛馬猶慚我路塵冷局閒看憑世眼蓬山相望總仙人
雙旌歸訪錢塘畔乞與梨花醉早春

定州道中占

官驛烟塵過定州佳名野店尙風流閒中記得前人語

明月清風作雨頭

定州北三十里爲清風店南三十里爲明月店

重午日臨洛驛早發

北地寒驚朝氣肅東風暖覺日華親銀旂綵纓家人節
應汎昌陽憶遠人

五日邯鄲曹令饋酒二首之一

風塵十日下幽州傾蓋邯鄲得小休同譜飛沉驚絕跡

一時夢醒悵前遊語間及閣學顧公父子事公與令同年也天涯俯易傷離
別地主樽能共勸酬敘日叢臺起歌吹不勝憑弔古風
流

襄陽道中登鳳凰山二首

官驛停車悵路難荒亭暫得俯澄湍沙迴浦合千重密
日出煙消百里寬山氣橫陳朝最爽江風欲動夏猶寒
此都信美非容易應數南來第一觀

漢江曲抱大隄城拳石能同眾壑爭獨巖巖應知力厚
乍登臨已覺身輕鹿門未愛龐公隱峴首須傳叔子名
莫漫銅駝擬金鳳定知千仞更飛鳴

玉皇二吳書 卷六十一
初聞響稻聲

記得親嘗早稻青十年官廩寄罍餅
竭來荆楚鄉風近
細雨輕雷舊夢醒

第四弟四十初度有懷

四十今朝過天涯獨爾思我行方萬里
此去歷三時
毛裘懷明發
圍圍指後期
北堂冬日暖
尊酒更重持

憑虛洞

舊名毋豬洞

鴻濛開闢斧斤餘萬竅玲瓏百節疏
心怪神仙解長往
身無羽翼得憑虛

名山多作梵王居
鐘鼓香燈術已疏
聞道摩登有奇伎

不知何計定其豬

安平道中

平壩何年闢崢嶸得未經
泉神分翠靄峰劍劃青冥
虎洞風尤怒龍灣水至腥

皇風周四裔羅鬼亦含靈

甘中丞以闌中六詩見示依韻和之

入闌

清秋深院月華新
須信文章自有神
似雪心憑三物詛
如雲判作五花頻
風聲獵獵迴寒吹
露氣瀼瀼浥曉晨
萬里遐荒天咫尺
共公得士報

楓宸

夜坐偶成

五華樹色五雲稠
多士喧喧競此秋
君子六千同棘院
英雄幾輩到瀛洲
鼓期雷電朝開戟
燈火星辰夜照樓
敢惜兼旬疲點勘
漏聲長聽女牆頭

中秋

微雨初收夜月涼
陰晴萬里占殊方
紫薇相倚葉猶濕
丹桂重開花更香
杯杓分來紅友味
管絃催出素娥粧
鎖闥三試今宵滿
誰取珊瑚作筆床

中秋後七日冰玉堂限韻

開道公餘共賦詩月痕剛到下絃時
生花筆在分題邊
束筍文多覓句遲已怪星河移碧落也
同冰玉闈清奇
推敲倘許從公後一字真慚不定碁

明遠樓曉望

迴薄層霄露氣清
秋空入望總生情
四圍雲挾林巒動
一線波搖海日晴
珠玉九天聞咳唾
桑麻四野識生成
西南文治今重振
已覺高岡有鳳鳴

檄棘

多士功成三駕勞
外臺午夜建旌旄
百年聲教通椎髻
一日文章敢弁髦
燒蠟滿堂奎壁爛
飛龍出地斗牛高

青衫白馬明朝看莫忘前時舊緼袍

與金布政論推步法贈以長句

擁節炎荒雨露新使星萬里接光塵紫薇紅藥有行省
豐沛南陽多世臣已識高懷懸日月更誇餘策到天人
鳳池原是

絲綸地中外同看一色春

賀劉按察內陞

執法星明燭太微外臺風紀肅霜威豈緣金馬分旌節
自有神羊作繡衣弼教遐方秋氣爽論文深院夜燈輝
麟臺鳳閣遙相憶

青瑣從公未擬違

贈督糧道張叅議

五色南雲出絳霄陪京佳氣起

熙朝飛書河內選誇汲轉餉關中獨擬蕭列第三重唐柴
戟傳家七葉漢金貂怪來道路喧昭季莫遣南臺領百
僚

驛鹽道金副使署按察使詩以賀之

十載鳳凰池上客建牙來作碧雞遊才華早已誇荀令
門第猶應首嵇侯千里馳驅分駿步萬家飲食戴鴻猷
只今持斧中臺貴看灑退方雨露周

雲南府白守園亭公讌

建國苴蘭古分符益部尊奇祥占紫綬和氣繞朱旛絃
誦風雲壯桑麻雨露繁早聞謳頌滿光彩到輔軒

贈雲南府郭丞郭曾爲余郡樂安令

十載黃河潤相逢萬里餘遠猶望金馬喜欲換銀魚治
信三端劇春回六詔初同舟媿仙侶玉樹肯相於

晤雲南府王通守死平相國弟也

世業

綸扉重人知第五賢聲華高北海治績到南天驥步君初
展鴻飛孰最先使車逢萬里同望薊門烟

壽雲南巡撫甘公四首

際會昌期日月新甫申名世應松神百蠻連帥春回遠
三錫康侯晝接頻紫極星芒瞻上輔清霜劍氣倚高旻
從知天壽原平格六詔謳吟達

帝宸

珠履喧闐酌阜稠百年皇覽屬高秋黃花節已開三徑
蒼鶴飛應過十洲報

國有心懸魏闕籌邊多暇倚高樓碧雞金馬長生境縹緲
真仙集上頭

節候清和幕府涼彩雲卿霽起遐方生辰令曲徵歌豔

上壽名尊滃座香藤木利紫千紫綬木夫容列萬紅粧
遙知景物多光藉門十朱輪笏滿床

鎖院從公匝月勞旬休始得駐旌旄金籠致語聞祥瑞
玉筍分班列校筆士氣方同民氣樂文星相映壽星高
輶軒此日徂朔處酒浪看霑使者袍

贈永昌道李叅政

仙李蟠根奕葉稠柯條百萬被中州屏藩最數公先達
使節今逢我暫留洱海蒼山民社遠黃花綠酒旅懷秋
星輶歸去南雲渺却望安邊萬里樓

甘中丞以二詩贈行依原韻留別

豐沛南陽起異人百年勳貴到公身
早聞舊德旂常著相見炎荒節鉞新
黃卷青燈同點勘碧雞金馬各嶙峋
難忘最是枌榆意別夢應馳滇水濱
甘祖籍豐城
菲薄空慚俗下文

天階濫得侍紅雲賓與喜遇三年典
節制欣瞻六詔軍幕府圖開函谷子
慢亭宴集武夷君長安此去艱良覲
萬里優雲寄遠薰

尋甸州小關嶺

滇黔關嶺凡三處

絕嶺蒼蕤一徑攀曉風不動白雲閒
東川入望高寒甚九月峩峩見雪山

嶺去東川府三百里而近

禾生三月

以名之

秧草灘

霽益州山驛中小坡也

驛路秋風禾黍間分秧小雨記斑斑陸沉金馬平生志

怪底山行亦有灘

山梨果哨

平夔縣小塘

霜林添得葉如丹驛霧馳烟往復還也為皇華感風物

肩輿日日看秋山

贈貴州巡撫劉公喬南時以巡邊初歸

五百逢

昌運龍門起大賢西南天一柱經畧地三邊直氣朝陽鳳

還丹陸地仙猶思河潤在遙望嶽雲連

公曾分守吾省轄南道

晤貴州督學萬編修授一

甬東傳世學來教古梁州四術因時可三年報政優已
開金筑夜親見玉衡秋前輩修名重星軺慰道周

鎮遠別陳守

輶軒行萬里朋好愛經過地控滇黔險山連楚蜀多
川餘治譜灑水浩恩波循卓孚

丹陛春風振玉珂

湖南朱布政穉佳過小舟有贈

松嶽生名世鴻猷

國駿龐傳家啟中土開府式南邦行省三公座恩波九派

江通門迨舊講嶽色望旌旟

湖南毛觀察來話舊昔曾會葬郎溫勤公也

霜氣蘭臺蕭星芒執法垂素屏高舊節烏府惠嘉師弼
教持風會推恩遍火維

京華憶芝宇名德重嘗時

贈王叅議樹先同年

十載青雲契三年舊雨情雲開衡嶽峻霜落洞庭清舟
楫千帆擴鹽梅五味平

綸扉傳世學同譜藉餘榮

贈常德魯守

東國名家著西江世閱尊奇書尋西穴古泊得桃源荆
楚名州重粉榆舊社存使車快良覲雲誼向來敦

戊戌元旦雪霽挑城早發同弟巨州兒子孝源作

聖歷春回萬國熙便乘新霽促征期
龜茲羸未工行步蒙古衣猶腹凍漸初日山橫紅鞞
鞞曾冰路合碧琉璃平生意氣輕王吉叱馭危途志未衰

四十飛騰又四年身行萬里飽風烟使車險絕羅施道
子舍依違定省緣雪近疎髯從掩映花迎老眼故便娟
斜川文筆西堂句且共東風拂錦箋

荏平元夕同巨州限韻二首

道路驚時節何人命酒杯寒依行野樹春遠故山梅月
色團圞在風埃浩蕩閒猶能愛良夜宵柝沒相催

主事嚴于役佳辰倦舉杯暖風攢市火寒氣勒江梅社鼓聽
猶澀山城禁未開年華何冉冉日夜向人催

趙北口次巨州韻

東風斜日早春天又到雄州古戍邊楊柳漫隨霜露變
黍葭猶逐水雲連金臺人去燕圖蹙山後州亡宋業偏
何似

清時威德廣幅員中外總熙然

南浮草補編四十八首

奉

命祀南海出都二首之一

王事馳驅萬里輕三年兩作戴星行賓興化喜要荒洽望秩
誠占海嶽清南北東西

天子命諏謀詢度使臣情照人翠色西山在又送春明第一
程

趙北口紀事疊用六弟巨州戊戌題壁韻

輦路時巡二月天水嬉望

幸翠華邊千旗電繞交龍出萬舫雲迴畫鷁連

王氣上通天北極霸州遠接地東偏不知魚藻誰先賦遙想

揮毫亦快然

景州雨霽

暖雨東風緩征途作意春纖塵無地起萬柳一時新
影迴斜照城痕落遠津景光信可愛愁絕下帷人

清明高唐道中

薄宦違邱墓清明久未歸哀歌齊右近禁火粵中稀
老我勞于役從誰問息機過家還上冢清涕一時揮

爲周牧題小照

昔忝宮坊接先達桐塹先生最英發豈知武子有癡叔
政術文章兩奇絕我來邂逅高唐州貽我新刻琳瑯球

桐陰擘棹坐凝睇
遠憶平原故里不

周本籍廬陵

在平道中望東阿二首

稿礮古道吾曾歷
今日重持使節過
楊柳萬株遮不斷
青山一點是東阿

征車盡日去斑斑
千里平沙日晝殷
漸近東阿風景別
北來今始見青山

徐州懷古五首

項羽

徐泗蕭條空復春
重瞳遺跡最酸辛
共知圖霸非長策
猶喜懷王有世臣
劍學萬人誰敵楚
兵收三戶意亡秦

鴻溝事去烏江恨日暮陰風爲愴神

東坡

舊守蘇髯老且寒曾持千鎚定驚湍黃樓壓水神應避
白鶴歸亭夢亦安把盞對花賓從樂連床聽雨弟兄歡
斯人去後風流盡閒展東坡別集看

後山

百戰山河殺氣屯斯文獨許後山論官聯瑣末名猶重
衣食分明道始尊山谷詩篇宗派定南豐文筆辦香存
隨聲莫漫輕嗤點今日何人解閉門

虞姬

垓下歌聲夜慘悽美人起舞泣相持
半生宛轉誰同逝一死崢嶸雉不知
賸有精魂憑弱草併翻名字入新詞
興亡百變風燈過魯士虞姬楚得之

關盼盼

天涯芳草繞彭門燕子樓空月又昏
僕射鼓旂春破夢玉人歌舞夜銷魂
生無鳳翼從仙馭死恐蛾眉累主恩
好事香山太疎淺未容慷慨與同論

過臨淮

旌旆飄蕭濁浪催舟梁衝激雪成堆
靜中默憶坡仙語十載長淮四往來

宿州阻雨重用戊戌人日韻

依依楊柳使車遊到得江南第一州
猶近中原多古蹟
邛緣春雨起閒愁
嵇山已恨人琴絕
汴水空餘估舶浮
回首符離橋畔路
濕雲黯黯未全收

鳳陽道中望途山

盛事傳王會
貞符啟后家
共球千石立
眉黛兩峰斜
挂笏看時遠
乘輅去路奢
至今有靈氣
一半白雲遮

雨渡馬金橋二首

川原瀟灑水迢迢
風雨津梁惠澤饒
不信探環羊叔子
至今人頌馬金橋

馬金修橋再生同名姓事見皇華紀聞

重雲黯霧轉曇曇敢怨摧頽路不堪正是杏花好時節
要乘春雨看江南

合肥留贈同年王令

廬江控淮南地廣撫綏亟茂宰此鳴琴罷氓一休息星
輶過花封仁聲何嘖嘖治獄無冤民救荒有奇策桑麻
雨露恩矜佩詩書澤比戶署官清芳譽溢江北昔分藥
榜榮共聽覓裳劇清華空復忝豈若親民職憶別春明
門雲樹望顏色相思不相遇悵望起太息此鄉包孝肅
威稜振風力後先共輝映躋躋屐加額懷州有先達魯
齋尤可則材宏養益邃深醇見道德相期在

綸扉三年看報績霖雨灑八荒雲霄共羽翼

喜晴二截句

初日曛隴地氣舒菜花齊放麥苗蘇
葵惟一望春無際
金碧山川入畫圖

悵望晴雲出岫來水光山色共徘徊
疎林隱映重重雪
千樹棠梨花正開

廬州喜雨次壁間韻

郊原一雨淨氛埃萬寶瞻天百室開
傾蓋喜逢吳札在
謂副使
隨車莫訝李甘來廬江南北襟喉寄
旱魃冬春
吳君
診氣回騎從敢辭泥滑滑劬勞且緩野鴻哀

附壁間禪月居士江南道中原韻石磴桐陰絕點埃
白蘋風起藕花開香從楊柳橋邊度人向芙蓉港口
來作賦江淹才未老思鄉庾信首重回六朝舊事空
圖畫夕照無聲蔓草哀

七月七日食餅懷六弟時在江南學幕

衰遲畏見牽牛渡口腹長驚馬磨譁故事豈能追斫餅
唐六典注有七月七日斫餅開情聊復感浮瓜言驚河漢今猶食心
怪規圓巧到家愛弟相望不相見漫從節物數年華

風花

草木南方盛斯名狀未詳枝纖紅躑躅花豔紫丁香敢

謝泥塗辱相隨道路長
祁祁班班姪猶得媵花王

龍舒山中饒蕙草花箭林立
輿丁采拾盈把以一莖
十數花者四五株置輿中
芬芳竟日感而成咏

亭亭萼綠華來降羊權家
楚楚杜蘭香張碩同翱翔
飛仙不擇地遊戲無乃狂
蕙草秉奇質芬芳眾草王
茲山孕靈秀羅生紛旁唐
耿耿空谷節猶恐樵採傷
掇拾滿襟抱日夕久徬徨
敢付枕帷媚殷勤紉吾裳
吾聞芳草怨屈子懷沅湘
庶幾崇令德好汝毋相忘

過濯港

十日山中路慈晨濯港行
地知幽最勝天覺曠逾清
烟

樹千村散田疇百里平野湖更佳絕無數小舟橫

夜宿河泊所次夔颺韻

進舟風雨急繫纜向沙村宵柝更三點春颺酒一尊郵
程爭水驛荒戍只柴門寂寞平生意檣燈不用繁

金花潭

春漲澄潭黑舟行遡靖康流離關福命山水紀興亡波
漾金花沒風迴錦幔張至今思伯紀遺恨總茫茫

豐城喜晤同年徐古皇

江星繁鶴首山驛過龍頭山名燈火三年夢烟波一夕舟

兒童已騰踏師友共綢繆好去金臺路家園莫滯留

廬陵懷劉定巖明府

九載章門別萍蓬相見稀
流離編管去慟哭省親歸
丁酉
余歸里君適以新例流福建
今歲過吉君又以乞假歸省
寒雀閩中落春鴻直北飛
螺川與鷺渚感舊一霑衣

南雄放舟

樓船下滇水漢史記依稀
大事惟戎祀

清時異德威颿迴
搗鼓疾風軟颺旌
微去去皇華始毋勞
賦采薇

使館齋居

徧望羣方祀端居三宿
誠開軒習閒靜閉戶謝
逢迎盈

注茶芽細盤饒首藉清辦香來萬里向若早馳情

羅溪橋

西傾彭蠡浸鐘陵東望空濛曉日昇一線長隄身宛轉
雨行垂柳髮鬅髻

入珠璣湖口次謝康樂入彭蠡湖口韻

日落青山西水程安可論幸茲微風力柔櫓爭前奔影
暗失渚嶼香遙聞荃菝東岸星火出依微荒戍屯暑氣
烈夏秋江湖忘晨昏于役行路難向夕依柴門豈如水
涉勤孤征疇注存蛟龍時出沒舟人悚神魂穉子喜隨
行昨酒傾餘溫乃知艱苦境天性彌所敦

日出望廬山次太白廬山謠韻

天地浩無垠五嶽稱崇邱泛舟彭蠡湖縹緲瞻危樓云
是匡廬之南麓其上千峯難可遊五老高攀星宿傍層
巒疊嶽羣分張金鷄初翫先呈光銀河一瀉千丈強飛
仙不渡依石梁居人凜凜遙相望惟見烟雲含青蒼樵
蘇不到麋鹿絕較量五嶽誰短長乃知鴻濛開闢兩大
間千岩萬壑疲往還向平志願亦虛耳安能策杖窮名
山我舟不可停我棹旋復發滄波渺渺畫鷁飛顧瞻已
怪匡廬沒朝烟不隔鄉關情一樽未竭詩已成

簡書有期去帆疾天上遙瞻白玉京何年築室名山大川側

襟期蕭爽魂夢亦復清

原詩複用長字韻今易一爲強

七夕湖口泊舟次朱延清江州蒲塘驛韻

端陽酌酒辭文昌七夕鳴榔過武曲牛女星迴河漢橫

燈火千紅波萬綠鴉鴉先鳴草不芳遠辭親舍空還鄉

百折千迴江勢轉何如遊子九迴腸

文昌臨川橋名武曲湖口港名

彭澤縣懷陶靖節先生

依山結城邑煙霞餘古色昔人此絃歌何異三徑宅去

官有深意督郵安足責曠懷屬霄漢渺渺浮雲白

揚州西郊宴集晚歸用少陵遊何氏山林韻十首

客路三千里賓筵廿四橋雨痕澄水郭晴色泛烟霄別

野肩輿過同人手簡招出郊初極目海日大荒遙

樂事乘時急佳游觸處清園林餘夏木鷓鴣感流鶯丹
桂香纒藥斑魚滑可羹殷勤願地主西郭共閒行

久識歸田樂羈愁積可支停雲空黯黯舊雨各差池結
習惟詩在相思有夢知名園長閉戶獨許冷官披

清碧迴寒渚纖妖綴晚花攢峯危虎豹題壁矯龍蛇十
畝竹先滿四窗山未賒不知于役子何路到山家

六一鄉先正華堂手自開蒙寧參石杜望已壓蘇梅岡
勢包城轉山光渡水來酒闌更臨眺磴路損蒼苔

豔憶迷仙蹟靈尋到蜀泉樓臺空泯滅烟景尙聯綿暮

散官城錦荷荒野水錢祇餘閒草木憑弔舊山川
十地靈棲盛諸天佛火香堂深秋雨黑棲迴午風涼客
夢有塵際空觀無盡藏夕陽餘照在江岫轉青蒼
迴船趨別浦改席蕩清池頗愛能文字無憂倒按離青
雲記朋舊紅雪韻童兒風雅存公等詩籤到處隨
馳驛惟烟霧招邀忽水雲漫爲南海使已媿北山文秉
燭霞紅斂移舟葦綠分蕪城足華宴巾舄望紛紛
茲遊殊勝絕別憶黯如何路轉城陰逼街空月色多前
期近佳節比戶有清歌安得投簪黻時來此地過

九日漫河題壁

征車盼絕

京畿近今日重陽却憶家彈指韶光失青鬢驚心節物到

黃華謾從北海瞻南海

漫河古北海郡地

幾見朝霞又暮霞自

是史公牛馬走三年兩使總天涯

典試莫遠于雲南祭告莫遠于南海余兩

使適得此

永新劉貢士

森

小照屬題賦古體一章

秋山舊遊四十年當時講學羅羣賢惟君筆力最簡健

文心肯林他人先論年昔已推堂長耄而好學心猶壯

灞陵借隱聞孟光何人寫入輕縑上小兒昔附公車馳

郎君來作臨川師通門幾世數交誼玉水金峯勞夢思

觀潮草補編二十八首

白溝河大雷雨

震雷夜發雨如注晨起碎礮礮猶怒衝泥踏浪三十里
王事有程安得住白溝河汎浩無涯午馬辟易林闕推却憶
朱遼分界日此間驅馬幾人來

羊流店和同年楊咸貞題壁山行雜詩四首

更無塵土撲征衣岱嶽陔陔草樹肥莫笑東來行色冷
南山有芭北山薇

重重山色重重樹處處垂楊處處鶯淨洗塵心無限碧
勸留征騎一般聲

新祠舊倚梵王宮太傅猶存馬鬣封今日行人誰墮淚
夕陽嗚咽一聲鐘

山畚平處作田耕禾黍離離夾道行我亦稻梁謀未得
西風愁聽雁來聲

七夕後二日蒙陰題壁

星霜作客勞臣事燥溼中人逆旅蹤歸去尙慚陶處士
掃除空效郭林宗清秋上日愁中節舊隱東蒙望裏峯
猶有

國恩溪未報焚魚安得訪喬松

壽張節母

進士張某祖母

山壑荆門秀扶輿正氣全乾坤孤節在子婦一身肩色
養西河備陳情令伯賢轡軒應載筆彤管爛華箋

李家莊和壁間韻

梧桐生高岡鳳凰鳴朝陽士方虎豹變誰爲龍蛇藏伊
余負臆智偶然猷

君王朽木屢加飾真璞敢自戕矧茲舉場困疇昔所不忘庶
幾得殊尤仰佐

化理光浙中有良材扶桑東海傍匠石不易逢毋使風雷
傷

桃源早發

更拆方巖雞未鳴前旌雙引急宵征沉沉霧暗桑麻影
獵獵風傳草樹聲回望兩隄天北際平看萬畝海東傾
多情惟有團圞月直到清河澈底明

麴院風荷

敗葉離披亂葦中倚欄惟有夕陽紅我來秋老芙蓉盡
十里明湖一院風

天竺寺次參寥子三首

秋寒林壑尚青蔥迢遞烟霞第幾重我爲看山到深處
寺僧休打虎溪鐘

廿年曾此訪林泉車馬重來去住便便是三生現踪蹟

不須菱髻訴因緣

歲歲香船過六橋如星趨北斗迴杓白雲堆裏青山色
一染緇塵更不消

觀湖次東坡韻五首

浙江如月抱城圓人立江頭秋色寒轉眼豪華東逝水
銀山借與世人看

官樣人應笑阿儂雙旌裊裊蓋童童也知宦海風波惡
長在浙潮顛簸中

富春釣叟興悠悠伍相功成已白頭豈是熱心嫌冷眼
嚴灘潮到卽回流

咸池洗日轉虞淵夸父狂馳不自憐應爲世人多地癖
捲空滄海作桑田

校文五夜聽晨雞老手波瀾萬丈寬蘇海韓潮都看過

江干休怪浪花低

是日小信

湯凝齋前輩擬汲慧泉不果戲贈

我已道旁人共棄君猶江上一瓢空莫嫌疎拙非時局
苦李清湯味正同

常潤道中有懷錢塘次東坡韻三首

孤蓬自振逐沙飛舊夢西湖去住違回首異時曾獨往
賞心佳處却旋歸鳳山已遠龍山近

常州有九龍山吳水雖同

越水非千載剡溪誇賀監何年遊屐遂初衣

輕橈畫舫記先酣繫纜垂楊拂幔簷却叩空虛求寂寂
共尋名勝得香巖日春連石紅猶豔夢到華胥黑更甜
最愛歸舟仍小酌未須僧鉢供青黏

國家聲教入澗濡探海親收百斛珠
軋苗囂風何處有閩羅闢節本來無
文章陸相真名世勲業揚明是大儒
臨別丁寧望多士樹人長計不嫌迂

宿紅花舖

本名奉化舖俗訛爲紅花

秋老山花盡斜陽映古亭霞光迴
渚白霜氣失楓青向夕原頭燒初昏
草際螢寒燈耿相對雙蕊結蜻蜓

張夏謠用竹枝體五首

泰山北去餘坡陁靈風吹雨終日多
錯認山間是巫峽
夢中神女幾曾過

山花野草不知名雌蝶雄蜂各有情
惟有西風稻梁雁
五更嘹唳雨三聲

琵琶羯鼓嚮丁丁唱徹甘涼塞草青
南相公來自酤酒
風吹別院不曾聽

晚豆如珠顆顆黃高粱小米總登場
不知織哲誰家子
猶向人前唱插秧

紫蜀紅絲七尺餘爭來勸買錦羅瑜
官人木榻清如水

自有青氈不用渠

穆堂別稿卷之八

臨川 李 紱 巨來

詩七

補編草五 辛丑至乙卯

河上草補編四十八首

永定河 舊名無定河

無定河邊野草芳春閨舊夢已茫茫不知今日題詩客
更有陳陶與擅場

保定雨止不得行悵然有作二首

連陰雨過乍晴時風吹槐花颺落絲幸免猪肝累安邑

應無人怪客行遲

卅年勵志賦河干到得河干亦素餐
曾聽鷓鴣行不得何人東笑望長安

劉祥店水行五里

民若鳧沒數村過地勢東傾一望多
伏盡淫霖猶作汛北來古路總成河
浮生飄泊行安屆吾道艱難去則那
失笑傍人呈鄙諺如今平地有風波

白塢水涉

淺猶馬腹遮深乃馬脊沒騎馬似乘船
一笑驚波潏新城邸舍和壁間感柳韻
戲成七截句

當年馳馬曲江春
柳汁宮袍總絕塵
今日路旁酌九烈
一尊還識舊時人

十年依約玉堂春
宮柳和烟不惹塵
今日飄零向歧路
靈和殿裏更何人

森森臺柏不知春
啞啞啼烏隔世塵
今日垂楊何所見
暮鴉昏噪正無人

手栽桃李五番春
濯濯春風絕點塵
今日柔乾河畔路
却煩官柳蔽行人

蹉跎學道幾經春
不信生天隔雨塵
今日江潭看搖落
樹猶如此莫論人

柴桑五柳故山春
簪組無端落世塵
今日小園舊栽樹
早舒青眼望歸人

曾知

禁柳一般春
雨露偏承迥出塵
今日枯枝遭野火
心存猶作報恩人

固安雜詩用少陵秦州韻二十首

茫茫人海窄
來作目前遊
信矣江潭放
懷哉

廊廟憂鷹鷂
時未可鴟鵂
意先秋凋
悵春明夢無
端十載

留

愁字誤
作憂

驚心樵子境
投足楚王宮
地勢依城迥
人烟比戶空
棗

林橫夕照禾黍亞秋風近識渾河水洪波萬折東

京華絕塵土塞北盛烟沙路絕征人跡天青野老家古墻
藤蘿壅荒圃樹橫斜偶覺烟霞趣休從佩褱誇

東西無定在黑白未分時自矢坡公笑空餘墨子悲封
齊恩已重去魯道應遲惟有貪泉潔千秋識隱之

忽忽成何事栖栖半月彊梧桐風欲落薜荔雨猶荒田
豫矜鴻鵠唐侯怨鷓鴣天高還正色瞻仰漫蒼蒼

拂衣原欲退投袂竟難歸河側猶清直泥中豈式微斯
人情黯黯吾道夢依稀楚史占雲氣星沙正合圍

愚谷賦囚山棲遲柳永間功名至今在得失竟何關楚

雨看長暗嵩雲望不還安知園水役漂泊感衰顏

河伯乘秋至山靈勒駕回空餘天際想却問水濱來寂

寞牢愁破殷憂大悟開江南歸計得庾信不須哀

行李依蘭若誅茅結草亭隙曛收片白林影入空青洛

範猶卿月河源有使星底須作麟鳳游息向郊坰

河遠出崑崙雄收萬壑繁此川驚別派一氣走渾源怒

捲千椿岸橫吞百里村非材昧疏鑿蕭瑟閉柴門

絕漠炎雲熾穹廬塞草低勒名留片石封谷仗丸泥直

北遙看近輪臺更向西猶隣諸侍御早晚聽征鞞

向夕依槐蔭平原訪井泉烟深僧火接風遠寺鐘傳斷

雨歸鴻外殘陽絕塞邊
迢迢復何有四望已燹然
牢落江南客依違塞外家
漸能安土鏗早已習風沙
作
飢惟吹黍無茶只剖瓜
稍憐僧好事庭草綴幽花

五柳寧無宅三閭休問天
灰心今日事直道古來險
田人間世波瀾井底泉
故山雲萬疊愁絕老江邊

事猶無事日材與不材間
祿養聊行國饑驅偶出山
蟲
寒自相弔烏倦獨知還
漸覺秋風起霜林容易斑

清時宜養拙地僻遂離羣
隔隴見殘雨度墻看野雲
秋
陰半林盡晚照一溪分
惟有蟬聲急幽居竟日聞

風林看漸暗積潦有微光
高下出荒路欹危緣斷墻
蕭

蕭連隴阪黯黯向禪堂自是山城僻誰言野趣長
羣動夜應息炎蒸喧未歸徘徊雙樹黑依約一燈輝
雁哀猶厲青蠅止更飛空庭閒佇望壞壁滿伊威

九重天不遠孤憤說尤難投杼三言定漂山眾煦乾鴈應能
意對鷗喜未盟寒社鼠工憑藉無人語灌壇

出處身無定平生心自知望雲懷老母震電感嬰兒夜
話風搖燭春吟草夢池昭陽回日影莫近上林枝

七夕空庭小酌贈夔颺

牛女星橫燭影低烟疎雲淡月西欹恰逢親戚來情話
未覺人生感別離填鵲早聞頭已禿負薪終媿力難支

不知天上河隄使伏汎今年幾處危

案上九日賦得重陽獨酌杯中酒代寄家信二首

木葉蕭蕭萬里秋濁醪還對濁河流祇聞鴻雁爭嘹唳
難覓黃花共勸酌何處登高憶兄弟經時佳節失朋遊
頽齡歲晏應難制百感中來已百憂

陶公官罷老柴桑猶愛佳名盡一觴歸夢五千餘道路
浮生四十七重陽蒼涼斜日思先壟甘旨何時奉北堂
安得明年逢此會家人親進紫萸囊

代壽某郡王二首

玉葉分華遠璇源浴德深星辰三位列日月九霄臨近

托

神明體遙聞忠孝心佳辰屬皇覽松嶽起謳吟

朱郎瞻奇瑞霄光出絳雲大宗藩翰寄上國土茅分碧

海紅桑紀金泥玉檢文蓬壺貢梨棗鸞鶴正續紛

壽岳節母

侍衛岳咨母

華山西去近瑤池王母高居絳節垂共信乾坤留正氣
自將冰雪作心期藐孤慈訓家風在第一芳名國史知

早晚

天家崇美報魚軒象服未嫌遲

出郭二首

出郭春陰雨未成
散人憂旱亦怱怱
天心未省弭災意
聖節遙傳

錫福情殘杏似凋
還旖旎小桃如火更分明
祇憐楊柳青青
葉村婦攀條待作羹

幾輔瞻天

帝澤多恒賜
祇合怨羨和欲求
作雨知誰是併不爲霓奈若
何塵起馬頭天
畫海險當車轍地
平頗十年飢索長安
米旅食今愁永定河

同年梁茂山之官平陸以二詩留別次其韻附之
嶺南家學數華裾
大雅扶輪眾不如
憶共攀龍逢建武

寧知射虎穴熊渠當年郊桂名猶重此去潘花計未疎
十載浮雲看出處羅浮清夢屬匡廬

望江南梅轉頭銜添得言詞并語謫豈有鴻文侈東岱
更無紫氣動西函留連舊好思同譜拚指閒看賦載斐
青眼望君歸省署贈言余已學三緘

送陳生始

西風木葉晚蕭森日下雲開去住心三斧速親情自亟
一經教子意尤深短檠好趁餘冬讀長策還從故紙尋
到日趨庭學詩禮未將出處論升沉

卜義馭僉事投詩次韻奉荅

畿輔山川清淑姿篤生豪駿應昌期司空故里材尤盛
夫子西河世可師

今上龍飛初底定維公鳳羽起爲儀十年粉署當文苑三載
黔方廣教思底事急流爭勇退都將鴻抱未全施河干
伐輻憐同病道左班荆惜後時已負

聖明甘棄置敢緣忝竊修官資覆瓿久媿三都作把劍聊爲
一喚吹豈分瓊瑤先永好直教琬琰並昭垂唱酬已喜
通毫素徵逐何煩託酒卮野寺借居從汗漫衡門相望
好棲遲融修許附忘年譜暇日逍遙共賦詩

壽牟母二首

傳聞古金母青鳥發瑤池捧得千年寶來當七日期司
空分舊緒漢廣有風詩併作長筵慶光華氣陸離

紫詰雲成朶丹書月有華階盈三秀草館是九光霞江漢
流風在山河象服加還應動

天聽老福語頻誇

余上舍五十初度

萬壑爭流處何人訪戴來譚經虛末席占象是中台桂
子雲間落蟠花海外開行年比翁子富貴看相催

武進士蔣生四十初度

曾識何無忌遙知外氏賢彎弧朶影近倚劍海雲偏黃

石初逢日東山欲起年猶閒依子舍色養景綿延

紫藤軒草補編一十九首

志書館試生喜雨呈相國尹公

同雲嚴霰禁城陰多士雍容鎖院深時雨潤霑元老教
春風和識大儒心桂枝蔥鬱連

宮苑芹藻續紛在泮林共慶求賢宣化理先徵佳兆得商
霖

車中咏車限應口卽成不得停響

輕陰遊騎晚秋天漫駕安車逐錦鞵汕壁久疎修禊日
朱旂長憶建旌年于公鬪馬高難定秦仲梁輶小更便

白髮飄蕭竟何適蒲輪空羨治經賢

重九前一日車中卽事叠咏車韻仍限應口成不停

響

料峭西風九月天巾車自愛勝華鞚近來白髮驚如許
明日黃花又一年殘夢家園歸未得菲材書局靜方便
白衣人遠柴桑冷何處銜杯樂避賢

壽羅母

侃湛芳徽接中年教育勤羅含能作賦維誦已知文璧
水羣英集瑤池眾樂紛旖瓊爭獻壽佳氣正飭稔

讀湖海樓壯悔堂二集因贈陳都諫勉夫

文範家風舊司徒宅相存兩公有傳集再世見諸孫全
馬東方舍銀麟左掖門龍蛇豈同道古詛浹朝昏

壽劉文學

炎漢賢宗正經傳中壘書至今家法在當日國琛餘有
集稱公是無心賦子虛斑衣歸拜慶甲子上元初

寄壽寧化雷文學

庶吉士銜父

伯玉行年化吾慚一飢先修名聞海嶠遠望阻幽燕上
舍陳書在空山易理傳幸哉有賢子遙識乃翁賢

咏畫桂

炎德吾曾識寒山氣獨深四時兼作藥一羽且歸林老

鍊生來性孤高日暮心畫圖寄招隱延佇八公臨

贈撫州廖守

國計良籌屬望郎一麾南指福吾鄉雲間墨寶推元宰吏
部經師繼紫陽富庶治增華益重絃歌風並汝川長次
公化洽湖三信綸閣

天章下五羊

黃文學七十壽

貢士捷山祖

窮經今皓首已屆老而傳百熟疑蘇軾諸生信服虔梧
桐脊影直桂子晚香偏雜誦文孫好

絲綸賁九天

壽顧封翁

行人陳塋父

四姓江東貴千年舊德存
郎君吾早識耆宿世同尊
惇

史嘉言在蒲輪

詔旨溫京華更南望雙鳳起清門

壽姚母張夫人

緝修孔鏡母大學士文端公女

高門莊肅重良匹有媯華媿善符
中壘文章接大家三
選成令似兩制渙

恩麻方牧今連岳新隄已築沙
長筵開暇日壽斝酌流霞何
用誇王母人間樂未涯

山雞舞鏡詩

限七言排律十二韻

有虞觀象列華蟲衮服山龍繪事工忽覩斑斕來翠羽
更欣鼓舞向青銅雲霞出海春先曙日月行天且復中
宛轉乍疑雙影合翱翔應許九霄神德輝下攬重離耀
服采相孚一氣融夜色賓鴻臨皎皎朝陽鳴鳳對瞳瞳
清溪自照風泉動碧澗橫飛錦浪空祀正未容商鼎近
化遙還紀越裳通竒爭孔雀開屏綠豔擬珊瑚入綉紅
六合清新金背翫五雲絢爛玉奩籠盤龍午日回紋巧
神雀當年紀瑞崇

今日太平真有象文明交映萬方同

此詞科題也初聞卽擬作不知 欽命限山字韻故

直用一東不及改作

六弟北來省余是冬年躋五十因爲置酒併賦小詩

二首

清門積慶傳先世盛事多緣德厚流華萼詩篇曾綴集
滄桑人事不勝籌已揀宦海雌黃遍久闕家山大白浮
今日君來須共醉莫分玉椀與金甌

宣武門東委巷扁鵬佗何必徒南溟長廊夢斷思今雨
難弟來時聚德星自愛十年歡菽水不知四國望藩屏
金護日永春長在天帝餘恩更與齡

草亭望西山

城居苦湫隘西山渺天外聚灰作培塿草亭出烟靄初
瞻雲氣遠乍覺天宇大卽事慊孤賞滯蹤聊一快

庭中山桃花盛放偶成一絕句

聞道山桃只在山移來庭院慰衰顏東皇不遣春歸去
且對新花盡日間

題琴鶴小照

三輔承流政化清繡衣寫入素縑輕焚香公退渾無事
惟有琴聲和鶴聲

浮山張宜人

旌表貞節來徵詩爲賦古體十韻

鄙性素硜介不爲諛俗文每逢節孝事樂道恒津津浮
山張禮宗自許早來嬪夫子力學劬飄忽喪移天藐孤
在襁褓高堂垂白親仰事暨俯育未亡惟一身老既有
所終雙珠儕士紳

天章錫綸綽誥詞封宜人門闌日月光寒冬回陽春奇絕無
不售作誦告閨門

東園草補編九首

乙卯九月二十四日蒙

皇上特恩給侍郎銜管理戶部三庫事務又

賜白金一千五百兩踰月補授戶部左侍郎旋兼兵部右侍

郎感

恩述懷成二十韻

八年守書局晨夕事編纂
誓尤夙已多微勤豈足浼
忽驚

龍馭升重華月輪滿

聖皇新御極取長不遺短
遂令廢棄材那計得參筦

國家富四海度支萬條款
職歲與職內後先分急緩
至曠不可厭至動不可亂
判事日三百乍朝忽已晚
况復佐

中樞

廟謨貴多算往往退食餘
篝燈過夜半但令拙可補
辛苦不

敢憚逡巡每三思商權恒十反黽勉佐新政盡美必盡
善冬雪寧知寒春風未覺暖芳謝桃李敷火怪榆柳換
衰朽力談薄庶幾此心殫外謝官謗速粗畢餘生願南
望北堂護白雲天際遠我心固匪石千仞逝當轉

江陰舒令出其高祖文節公所書西山探梅說真蹟
求題左方敬賦二絕句

鐵骨冰心雨諫奇文章氣節大江西殷勤寄語探梅者
不在西山在梓溪

元蕊梅花萬樹清芳名文節更堪稱續題墨妙多賢達
東郭雙江最服膺

壽潘節母 惠學士天牧從妹

孟子堂前路當年屢過存諸兄傳懿德二姓屬高門忽
怪移天失空銜入地恩藐孤勤自閔從一義猶敦悅影
秋霜潔機聲夜雨昏春回周甲子慶溢到諸孫奇節方
流播遺經足討論飛騰覘上舍

綸綽九重溫

丙辰孟冬

特恩越次補授詹事恭紀四絕句

當年菲薄忝遭逢飛過蓬山第幾峰

余初由侍講學士
越少詹事詹事直

陞內閣 今日重來補遊屐玉堂東畔且從容

詹事府在
翰林院東

自疑筦庫本非才餘潤脂膏更可猜
何以冰銜一條好餐霞飲露絕塵埃

余以戶部左侍郎兼管三庫事降調

宮端地望領清華舊法廷推始降麻

自有明至今銓法雖尚書亦由開列

惟大學士掌院學士詹事祭酒四缺必由會推補授今日由中出

恩詔鳳凰飛下玉皇家

散仙早列瀛州籍宦海浮沉已六回

余三仕三已今四仕矣却憶

微之舊詩句謫居猶得小蓬萊

扈從

駕詣

秦陵晨趨陪祀

穆堂別業

卷之八

古

萬星營火遠十里曉烟濛日轂龍影盛天關虎豹雄原

陵瞻

德望松柏轉悲風慟絕依弓劍攀髯慕可窮

雜體詩補編二十八首

余交吳子博君游子昆源頗稱同調作八音詩贈之
金可斷兮交乃利石取他山玉可礪絲毫不逐炎涼轉
竹筠松節寒猶翠匏繫當年讀書處土物心臧再相聚
革故鼎新君所能木更陰森花更明

贈博君

金闈世胄名吾州石峽嶺頭吾舊遊絲聯繩牽世誼固
竹間有徑須羊求匏樽相屬茗椀對土著休疑萍水會

革言三就孕已深木有枝兮石有心

贈昆源

溪上思和皮陸雙聲體

乍晴草青翠心事生蕭索輾轉招舟者盈盈猶有約

吳宮謠和皮陸疊韻體

姑蘇無吳歆使雨水瀾瀾頽臺皆莓苔豁技止此耳

游昆源以葵葉團扇索詩爲題迴文一首

長風岸草綠依依日透斜簾幔影低方沼碧荷新貼水
近山青柳弱垂隄行行玉鶯歸巢遠點點金鶯宿澗西
蒼樹幾聲蟬斷續白雲浮影弄前溪

日名詩十八首

小引

九歲教之數日少而習焉三年鳴則驚人病未能
也悠悠壯志兀兀窮年爲樂無期端憂多服計大
撓之甲子往日可悲感荆楚之歲時分陰當惜雖
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消息盈虛通乎晝夜
之道旣發端於皮陸亦備數于雅蒼我思古人託
之今體庶比唾壺寄慨猶賢博奕用心云爾

淡辰憂旱意屏營旅食辛盤一味清春色都憑風已已
友聲猶喜木丁丁不辭酬對分旁午祇恐參差費後庚
也共使君籌未雨逢壬應得慰羣情

一辨空燒螺甲香我辰安用卜行藏思親自媿顏丁善

得友誰先白乙強此處子衿容嘯傲古來黃甲重文章
擔壬自許名山業莫笑迂辛習氣狂

三杯強飲對佳辰顏甲無歡祇自攀聞樂每疑逢子卯
讀書長似守庚申已擿題午翰良友尙有添丁慰老親
家未堪多聊自解蓼蟲生長已忘辛

從教蝸甲化枯枝夜火誰分太乙藜戊子曾知龐籍大
甲辰終笑庾威雌午炊熟後蜂衙靜卯酒醒來燕語遲
未許竒文泄真宰天公下遣六丁追

志焉未逮百無成比似丁寬易暫明十載搜羅窮小酉
千春刪述接長庚故知蠶午難齊物敢信鳧申得養生

夜諷只今還至卯丙科空自老匡衡

世情舛午付昏酣未必生來七不堪習鑿齒丁猶可半
管公明甲信無三孔子機險重逢畏剛卯囊空一看慚
爲問幾年臧丙貴明星乙夜拜天南

相逢歎睇更何辰彼已飛沉孰可因得勢威從驕挾乙
感時淚不待含辛卯君屢戒湖遊作申伯虛傳嶽降神
除吏不知公盡未覽揆余已誤庚寅

百壬謠詠汝徒勞申寫誰當及布袍劉子二千餘紙冢
庖丁一十九年刀簪纓數盡辰韓貴竹帛寧知丙魏高
未必功名薄富貴半生辛苦竟何遭

詩誰知已與同論丁卯橋邊舊許渾壬癸符終過立夏
參辰星苦盼黃昏驅車楊子東西路投筆任公戊己屯
千里未謀三月聚首山庚癸望公孫

會擬相如賦子虛辛勤燈火惜諸居六篇漫補由庚句
四部空繙典午書末路交遊衷甲變前程功業子衿疏
季鷹未老鄉思切乙丙丁殘自膾魚

風花卓午紫冥冥卯飲攤書始欲醒日暖蜨衣矜戊削
春歸鶯語費丁寧乙辛志雜閒猶檢甲戌籤繇倦欲瞑
作字未奇元尙白敢嗟寂寞子雲亭

兼辰舊業亦多營知己能尋歲晏盟覓句共抽思乙乙

撫琴同愛理庚庚園丁誰遣供蔬甲奴子還教護竹萌
未覺殊方多感慨一瓢相對午風清

歲歲春歸總未歸主申盟好聽相依不嫌陰卯頻穿屐
每遇良辰一典衣客許白丁參末座酒思朱亥解重圍
已過上巳還端午未與熊羆較瘦肥

中年哀樂未渠傷子女情牽也復長羈客夢頻回午夜
闌人愁已結丁香辛壬癸甲家千里卯酉參辰天一方
丙穴邗筒定何所數弓環堵午峯陽

小築薺辛取自嬉屈申能與世相宜種魚春水尋庚日
洗硯寒波辨子時抽乙風條籬恰補攢丁雨葉竹初移

胸中鱗甲吾何有歸賦閒居未悔遲

依慕巢疑戊己妨閒看燕子亦皇皇乙鴻有象爭猶厲
亥豕無文義更荒封戌手能分上下嗣宗口未着雌黃
便饒菜甲供蔬食車蓋何人訪亥唐

零落長懷甘所丁茅齋未怪晝長扁竹施步障夷庚暗
蕉列屏風屈戌青丙舍譚經終落拓午橋散策亦伶俜
子瞻猶信昌黎說丑次同嗟磨羯星

獨丁耗數故園荒午夜歸心夢紫陽底用迴車過景丑
不須隱几答申詳已公茅屋詩堪賦甲子梅花歷已忘
三十願生猶未老明珠文甲好深藏

十二辰詩和朱子韻

平生學道漫首鼠牛不出頭慚稼圃止知繡虎誇文章
似逐兔蹄過積鹵潛龍一陽方嚴冬壑蛇歲晚寧復雄
舉策數馬信謙謹牽羊悔亡何雍容東歸沐猴失緋綠
介雞有距雀無角釀家犬惡酒難賒日賣猪肝聊當肉
嘗疑宋文鑑奉勅纂修不當載雜體詩余少時嘗盡
和史陸雜體諸篇及陳亞藥名山谷建除無咎四聲
荆公古今體迴文殆逾百篇稍長疑其兒戲非理盡
焚棄之因閱朱子大全集有十二辰詩怪大儒乃亦
爲此因就所記憶者存二十餘首列之別稿

萬壽集句詩四章

雞人唱罷曉瓏璵

李賀

圓闔初開瑞霧中

歐陽修

千歲桃花

紅錦駢

杜牧

萬條銀燭碧紗籠

韋不約

遠行

聖澤山川潤

王建

共識

皇恩造化同

張說

幸預柏臺稱獻壽

盧藏用

惟應率舞樂薰風

崔暹

蓬萊正殿壓金鰲

王建

天仗霄寒建羽旄

韓愈

瑞氣迴浮青玉案

耿湣

曉霞晴透絳紗

袍

王禹偁

風傳刻漏星河曙

皇甫曾

雲捲珠簾劍珮高

許渾

對樂懸張宴處

包何

九重春色醉仙桃

杜甫

玉衡七政轉璿璣

梁元帝

北闕晴雲捧禁闈

岑參

瑞液含滋登禹膳

于季子

蘭香同處撲

堯衣

李山甫

金爐色動螭頭暗

韓愈

樂曲聲和鳳鳥飛

王禹偁

更有觀臺稱和處

權德輿

併將歌舞報

恩暉

沈佺期

聖朝佳節遇長春

劉兼

朝野俱歡薦壽新

劉憲

雙闕薄烟籠菡萏

楊巨源

千場對舞繡麒麟

高適

瑤臺含霧星辰滿

李白

霄漢無

雲日月真

王建

草木盡能酬雨露

王維

山河迤邐淨緋塵

耿湣

穆堂別稿卷之九

臨川 李 紱 巨來

說 考 解

將 社 說

將者進也漸也助也學必求益宜進取進必循序宜以
漸知求益知循序而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故又
必求助于人惟將兼三義日就月將訓進鮮我方將訓
漸裸將訓助故將之義于學宜顧今之爲學者舉業而
已耳舉業之用求富貴利達而已耳其志甚卑不足以
言學吾少與吳子博君游子昆源同學頗以志行相尙

卽爲文亦不獨舉業兼治詩古文辭年十八徙居下麓
交徐子止又二十一補弟子員識周子玉上乃相約爲
文社而問名于余余應以將則咸曰善雖然將又有大
之義焉我受命溥將是也又有奉之義焉肅肅王命仲
山甫將之是也臨川改名郡旣爲縣名世之士尤多晏
王曾三相可謂大矣而同時所謂八晏五王五曾皆可
以奉君命而不辱者也吾輩數子者積文樹行以復昔
人之大業以應

國家之景運內喉舌外蕃宣無不可者明命使賦復何難
於將之也哉其尙各知所自勉也夫

僧佛字說

有問僧佛二字之義者謂毛詩以佛作弼戴記以佛作拂而僧字則經傳未之見彼釋氏以此二字爲名號亦有說乎曰有曾人爲僧彼固嘗爲人也弗人爲佛弗復可爲人也故韓子欲人其人曰然則僧愈于佛乎曰僧之溺也淺佛之溺也深所溺有淺深故其復歸于人也有難易曰信如子言則謂需人爲儒乎曰然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三才之位天地虛其中以待之故需人爲儒曰道之爲道其義奈何曰道其教之名猶云釋焉爾其人則所謂仙也山人爲仙仙之爲術若導引

胎息可以却病可以延年然必屏處深山乃可以行其志是山人而已矣曰仙始于秦佛始于漢儒始于周古之制字者豈預知後世有所謂儒與仙佛僧諸號而故制其字以待之耶曰儒始見于周禮天官四曰儒以道得民其名最古且無他用必製字本義也若侏儒必加侏字矣佛非本義人以其弗人也故借以名之若仙與僧則古無此字後人制此字以名之非古人之所制也制字以名之豈得無義總之不離乎人者近是彼能逃仙佛而歸于儒則可以復還人之本然以參列于三才而同爲天地之所需矣或謂佛行潔清亦可節取目爲

弗人毋乃過乎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人倫也飾外乎人倫故謂之弗人夫外乎人倫固佛之所以立教不能爲佛諱佛亦不自諱也豈詆之哉

俟命說贈羅貢生

同郡羅君以選拔貢太學肄業期滿當南歸候補學職瀕行乞吾言爲贈吾何知哉無已則請以生平所自得者相語可乎吾少時讀中庸孟子得兩言焉處境則居易以俟命任事則行法以俟命奉以周旋至今不敢失也居易行法必有事焉故兢兢然有終身之憂俟命則無入不自得焉故坦坦然無一朝之患生平稍能自立

者如是而已君年富力強果有意于是則佗日所就豈
直如吾也哉

羅生改名說

芸生者盈天地間其無媿于人者其克自樹立者也曰
德曰功曰言樹立者非一端而必自立志始陸子教人
首先辨志志者心之所之故又曰先立乎其大者大鳥
在心是也心鳥乎立亦義利之辨而已義則立利則仆
無他術也羅生從其尊人來京師寓余西齋聞爲學之
說竦然欲有所樹立余甚壯之生初名愛蓮字亭植因
爲更其名曰克樹改字曰庭植非徒如謝氏芝蘭寶樹

欲其生于庭階已也人苟知樹立何事不可爲生果能立乎其大者則吾且不能測其所至矣遂書爲說以授之因以送其南歸

孝洋字說

康熙己亥春二月余奉

命祭告南海三月七日第五兒生于京邸旣余歸名以孝洋志余望洋之行孝則其世次之派也忽忽十有五年洋且長宜冠而字以責其成人之禮願冠禮不行于今懷抱之餘卽加元服棄幼志順成德何以命之惟字爲宜因本洋之義字以幼海夫寰宇之物大且深無海若也

兒學淺法海則深兒量褊準海則大夙興夜寐毋忘斯言如終於淺且褊也余且望洋而嘆矣

古訓考

近世以誦讀講論爲學多引說命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以爲古人讀書之証然曰事曰師恐傳說所謂學不止誦讀而講論之也且不知所謂古訓是何書籍五子之歌稱皇祖有訓又曰訓有之內作色荒云云豈其書耶商書伊尹始作訓有三風十愆之戒太甲三篇及咸有一德不以訓名亦訓體也秦書牧誓並稱古人有言恐止是方言如莊子所謂法

言之類耳他如蔡仲之命稱率乃祖文王之彛訓君陳稱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蓋不過祖訓又皆古文尙書之辭而今文無有也至周官稱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又云不學墻面泣事惟煩畢命稱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其言並一正一反與說命辭意如出一手豈漢時崇重經典儒者遂專以讀書爲希聖之業因傳會殘經託于蚪蚪古文不知聖賢爲學雖不廢書實不專在于書尙書古文未可以爲信也後人徒以古文有禹謨人心道心數言及仲虺之誥義制事禮制心湯誥恒性等語開後世理學心性之宗似非聖者不能作然獨無一語出于

今文尙書良可疑也朱子謂今文多艱澀古文反平易
暗誦者不應偏得所難而考文者反專得其所易是朱
子固疑之矣今文尙書惟酒誥稱聰聰祖考之彝訓顧
命稱嗣守文武大訓亦皆祖訓云爾未必別有古書若
尙書而外惟詩有古訓是式之語式就行言非指誦說
易春秋皆未聞有所謂古訓者周禮地官有誦訓土訓
不過道方志地圖未審周已前亦有之否昔人謂臬夔
稷契所讀何書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邱
今惟二典僅存其實一典耳其餘旣爲孔子所刪則亦
非不可不讀者子路何必讀書之對夫子雖惡其佞亦

未有以折其非也孔子教弟子必餘力然後學文其語
子貢自以爲非多學而識謝上蔡記程子語謂須于事
上學何必讀書然後爲學然則有志于聖賢之學者亦
惟以人倫日用實踐躬行爲主其行之而有餘力然後
玩心經籍以爲退息之居學庶乎其可而或者鯁鯁然
教人以晦晤佔畢日以讀書講論爲致知之事謂入聖
者必由于此是謂萬物不皆備于我而仁義禮智皆由
外鑠我也尋章摘句如治絲而棼之老師宿儒斷斷于
片言半語之間終身聚訟而此心茫然無所歸宿卒不
暇顧是明道程子所訶爲玩物喪志而已朱子中年亦

以讀書教弟子至于晚年則專以求放心敦踐履爲主而深以徒倚書冊爲戒余所輯朱子晚年全論三百七十餘條皆可覆按惟語類有勸人讀書之說則皆門人以意爲記錄者耳我

聖祖仁皇帝命纂朱子全書凡例云語類一篇係門弟子記錄中間不無譌誤冗複雜而未理然則善學朱子者毋惑于門人譌誤之詞而細觀其晚年所著述庶不爲世俗爛時文破講章所愚也

嫡孫承重考

春秋穀梁傳昭公二十有四年尹氏立王子朝疏云國

之大事莫善繼統繼統之道勿盛嫡冑繼無承重宜擇
立其次承重之文始見於此蓋天子世天下之辭故曰
重也公羊傳莊公二十有四年宗婦覲用幣註有繼重
之文謂大夫妻言宗婦者大夫爲宗子者也族所以有
宗子者爲調族理親疏令昭穆親疏各得其序也故始
統世世繼重者爲大宗旁統者爲小宗小宗無子則絕
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推尋其旨蓋謂別子以下世
爲宗子亦得曰重故何註又云大夫不世不得專宗由
二說觀之則承重之文不得施于今之世矣蓋自封建
廢而諸侯不世國命卿廢而大夫不世家公卿嫡長之

子孫夷于黎庶固無重之可承既非世國世家卽不能別立大宗亦無重之可承既非世國世家卽不能別立大宗亦無重之可繼烏有所謂承重之孫也哉長子死而嫡孫承重始行于吾鄉先達劉狀元輝祖母卒請承重事下禮部宋時士大夫不習于宗法而好言宗子遂從所請自是以來嫡孫有叔父而輒稱承重不知古禮之不然也近日鄞人萬民斯大著學禮質疑中宗圖頗爲明備亦未嘗深思古義不知其所論著皆無用於今之世者其大宗小宗之圖第一行必備列諸侯嗣君蓋惟有諸侯嗣君操一國之賞慶刑威上治祖禰下治子

孫旁治昆弟而後宗法可得而行凡宗子之得以理親
疏序昭穆者皆嗣君子之以權與位其位重其權重故
曰繼重今世豈復有此事乎自秦廢封建漢稍復之七
國之變又復廢壞宗室王公食賦稅而已唐肅代以降
諸王不復出閣食俸祿而已王公無尺寸之柄以治宗
族况能立宗子代爲之治乎王公不能立宗子况欲施
之卿大夫士庶人乎吾不知其所承者何重也或謂諸
侯不世國大夫不世家固不能立大宗矣自立小宗其
可乎曰不可公羊傳註謂大夫不世不得專宗且小宗
五世則遷非可以傳之世世無子則絕輕亦甚矣服盡

而戚單今法比于平人欲以平人統同姓可乎蓋雖立
小宗猶不足重況不能立乎或又謂三年之喪重服也
長子既死不及行三年之喪以其子代行則亦可曰承
重此說尤無理有是人乃有是禮未有人既死而責之
以行禮者且長子三年之喪爲重服眾子亦三年之喪
非重服乎長子之重服以孫承之眾子之死者何以不
使孫承其重乎妻子夫亦三年重服也妻死亦將使人
代承之乎斯亦不足與辨矣

冢宰攷

商邱宋公以吏部尚書

三十一家居癸巳春恭逢

皇上六十萬壽來與慶祝事畢而歸同年唐次衣爲文送之
文與題並稱公爲大象宰座主安溪相國見之謂大字
不當用象者長也大卽象象卽大也故五官並以大對
小而天官以象對小今稱大象宰是大大宰象象宰矣
安溪先生經學精熟故能辨其失然攷其失不自今日
始也隋書高祖本紀稱大象二年九月以世子勇爲東
京小象宰壬子詔帝爲上柱國大象宰隋國公是大象
宰之訛六朝已然不惟有大象宰且有小象宰蓋駢麗
盛行古文衰歇經學不明不獨此誤而已附記安溪公

語以勸經學焉或謂古人已用卽爲典故後人因其語訛不自我始亦可以無譏乎日知其誤而又用之是效尤也是遂非也尤可效乎非可遂乎惟敘隋文帝事則可用彼雖誤用當時固有是官矣王莽自以爲舜後據虞書改漢官名惟士與虞止一字不便于後世之稱因以廷尉爲作士連上一字用之虞之上乃朕字不可以命官也則改司空爲予虞其文理不通至於如此然當時既有此官則論莽事者亦不得不循其實而稱之也

割股考

凡剖肉愈親疾者率取諸臂然世人相語皆曰割股按

股屬下體古無以股通稱兩臂之義說文云股髀也易說卦巽爲股疏云股隨于足則巽順之謂詩小雅赤芾在股毛傳云脛本日股其不可通于臂也明矣余嘗爲汪節母詩亦從世俗作剔股萬編修字兆云肱與股不同有謂當作刲肱者余頗然之然載稽古事割股二字始見于莊子稱介子推自割其股以食文公厥後則魏書孝子傳稱張密至孝爲御史時母疾乃齋戒刲股肉和藥進之遂愈又崔從傳稱從卒下有刲股以祭者唐書烏重印傳重印善撫士待官屬有禮旣歿士三十餘人刲股以祭又王友貞傳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

貞剔股以進母疾愈詔旌其門韓昌黎集鄆人對云鄆
有人剔股肉奉母疾愈宋史選舉志引蘇軾之言謂上
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蓋自周末至於唐宋並稱股而
剔股之說從未之前聞豈古人所剔皆股肉今人疑其
不敬始移于肱耶抑手足同稱四肢股與肢義頗同得
通稱耶虞書以股肱對元首言元首實一物元卽首也
豈股肱亦一物股卽肱耶言必則古昔古昔所無者未
可見之文筆姑從舊說其可乎

余爲此攷未能有定論癸丑之春長兒孝源公車至
都見而質曰股爲臂無可疑也經之本曰股臂之本

亦曰股肱則其可曲之處猶經之有膝肱誠非股而股未始非臂也戴記謂適四方裸股肱執射御適四方則佗境之人觀瞻所係安得露其下體射爲盛禮祭以選士飲以序賓皆有禮服卽戰以克敵必甲葉蔽之御則侍于尊者貴者因事而露背蓋袒免之常若下體則皆不容露况袒爲露臂有定解乎余聞斯言爽然久之嘆從前考訂之疏而益信後生之可畏也遂記之左方以明前惑

戰級考

戰陣殺人斬首者稱首級併紀其數爲若干級語相沿

而莫之察也何君祀瞻嘗爲余述故老言明末賊圍蘇州守城人射賊一人死下取其級余因問取人首稱級何也祀瞻默然久之應曰秦人尙首功三首賜一級余戲語云果三首賜一級則一人首不得云級矣祀瞻因謝語誤遂別去亦未暇問三首賜一級之說出何書攷史記樊噲傳與司馬尼戰礪東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正義云爵第六級也下文擊章邯軍濮陽斬首二十三級賜爵列大夫文穎公卽公大夫爵第七按噲斬二十三級而增爵一級則非三首賜一級矣且首功之數多者什伯或以千萬計級止二十等可勝賜耶或以首

功約計給爵無定數而首功可以得級凡所得首皆可謂之級耶漢書馮唐傳雲中守尙坐上功首虜差六級削其爵似首若干爲級有定數矣抑卽差六首耶宋史王瞻傳云捕斬城中羌積級如山則直以首爲級矣然首功賜級實始秦杜審言詩云賜踰秦氏級是也姑記其概以俟知者

曾文定公居臨川攷

按曾氏族譜自文定以上九世祖畧爲撫州節度使卽居撫州子孫散處臨川南城皆撫屬地而撫城南隅之後湖田南原二地尤多南原後屬金谿文定置義田二

莊一在後湖一在南原以族姓衆多也文定高祖弘立
爲南豐令始占籍南豐然高曾祖考並從仕四方未嘗
置立田宅故文定上齊工部請入籍臨川書謂家無屋
廬田園於南豐諸姑之歸人者多在臨川故祖母樂居
臨川居臨川者久矣云云是文定之祖雖嘗占南豐籍
而家居則恒在臨川也至於文定兄弟則生于臨川長
于臨川終身居臨川兄弟及羣從之子姓皆世居臨川
其在南豐者惟文定第六叔父易持一人至南渡以後
文定第七世孫始遣一人居南豐守祖墓今所謂查溪
曾氏者也文定父封魯國公太常博士易占初以蔭補

太廟齋郎爲撫州宜黃尉尋改尉臨川舉三司法中進

士

三司者都轉運使轉運使副使其法卽漕試也

在天聖二年甲子文定生于

天禧二年戊午至甲子始七歲則生于臨川審矣魯公

旣成進士遷太子中允又遷太常博士宋法遷官不改

職掌是長于臨川也後遷如皋玉山二縣甫三年卽罷

官在景祐二年乙亥文定年始十八卽奉親歸臨川入

籍補臨川弟子員並見魯公墓志及文定上齊工部書

是文定生平未嘗一居南豐其稱南豐猶韓文公稱昌

黎朱文公稱新安皆本其舊籍言之而實則臨川人耳

文定序晏元獻公類要云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

人是公固已自稱爲臨川人矣郡縣舊志皆列公鄉賢中而世人惑于南豐之稱故爲考其始末附傳後焉

清風門攷

撫州城隋初建於赤岡近西津唐寶應元年刺史王公圓遷今治至危公全諷修築爲門十有三宋時止存九門永樂大典載景定舊志列數門名東曰朝京東南曰清風又東南曰鳳鳴又東南曰金谿南曰順化西南曰豐安西曰迎恩北曰進賢東北曰安仁至今府志凡八修而景定州城圖無不列諸首卷者思復舊制也永樂志稱郡城九門北門東津門大東門鹽步門下市門上

市門南門赤南門西門門數同而名異者景定所稱爲
門之本名而永樂志從俗稱也北門卽進賢門今俗亦
呼爲北門東津卽安仁門以其直東津渡故呼爲東津
大東門卽朝京門舊名通遠明初改名文昌而俗呼惟
曰東門鹽步門卽清風門舊爲卸鹽之地故俗以鹽步
呼之而門內小峰亦曰鹽步嶺下市門卽鳳鳴門在七
郎廟前今其地猶稱鳳鳴渡上市門卽金溪門在青雲
峯前蓋舊城包青雲逍遙二峯而鳳鳴金谿二門下臨
汝水估舟所集故俗以市呼之南門卽順化門今俗呼
亦曰南門赤南門卽豐安門在後湖田外以其與舊治

赤岡相望故俗呼爲赤南西門卽迎恩門明初改名武
安今仍之而俗呼亦止曰西門也又稱元塞鹽步門止
存八門當時識者憂之以爲陰陽二宅得水者富而東
南巽水來朝則富而且貴蓋東南爲生育之鄉豐亨之
象巽而耳目聰明尤主文事斯門之塞撫之財賦人文
行當衰落斯言其殆然耶嘗試考之宋臨川志云晉宋
以來地雖廣而戶口尙單唐天寶最盛不過三萬戶宋
割南城南豐隸建昌地視昔爲狹然祥符戶口已加於
唐熙寧元豐又數倍中興以來滋殖月異而歲不同是
孰使之然哉景定志主戶十七萬一千三十坊郭戶一

萬七千五百四十鄉村戶十五萬三千四百九十又客
戶七萬六千二百九十鄉村戶六萬三千二百四十三
坊郭戶一萬三千四十八鄉村今未暇稽就坊郭論當
日盈三萬戶今何如耶曾子固詩謂三市管絃至晚猶
盛自清風門塞元明之交陳友諒之亂上下二市莽爲
邱墟永樂初遂削去城南數里定爲四門青雲逍遙二
峯及學宮隍廟棄隔郊野謂清風門塞而財賦衰落豈
不信乎至于人文宋三百年撫州進士六百二十五人
元塞清風門八十九年之間撫州進士僅十二人多寡
殊絕如此科名猶小焉者有宋人文之盛若樂子正之

學問陸文安之道德並鍾間氣然猶故在外邑至于晏元獻王荆國曾文肅三相國故居並在清風門內荆國文公坊在鹽步嶺前曾氏與魯坊在鹽步嶺迤西元獻舊學坊在文公與魯二坊之間皆得巽水盛氣迄今未有能繼三相者而荆公子固之文章尤爲千古所絕無僅有耳目聰明孰大于是塞清風門豈非壅蔽其耳目耶元明以來撫之人文若草廬道園介庵明水若士大士諸先生亦皆偉人然以視晏王曾陸不無多讓且吳虞不登制科章湯二陳未躋通顯皆未能盡其耳目聰明之用則謂清風門塞而人文衰落較財賦尤有明驗

矣雖然當時之言專爲郡人言之耳郡城之形勢固關
係一郡而處郡城者尤爲親切郡人固有居郡城者而
守土之官師則未有不居郡城者考自寶應遷城以後
清風門未塞以前唐宋兩朝四百餘年名宦之蒞茲土
者志闕有間不能盡知姑就志所載觀之若杜公佑張
公鎬顏公眞卿王公縉袁公滋張公弘靖李公回姜公
公輔韓公皋馮公延巳李公建勳陳公執中汪公藻程
公瑀錢公象祖蔣公堂京公鏜等皆位至宰相鍾公傳
李公景達皆封王爵佗若戴公叔倫穆公質寶公常令
狐公通錢公珣鄧公潤甫曾公紆孫公逢吉張公孝祥

楊公方高公商老徐公儼夫黃公震汪公喬年柴公中行范公應鈴錢公芾羅公必元等並名在史冊內列卿貳外膺節鉞何其盛耶自清風門塞元明以來垂五百年蒞茲土者姓名咸在而通顯者不概見則茲門之啟閉豈獨郡人視爲盛衰其繫於守土官師者尤判然有隆替之分志書具在可考而知也舊守燕山劉公修郡志李石臺先生序之謂南湖湮而其占爲恒火清風門塞而財賦人文當日落今不幸而其言驗其感慨誠深然不知何以僅託之空言也南湖之湮不可驟復若清風門之闢白金數百兩可以足用今

濂溪考

濂溪者周子卜居廬山蓮花峯下愛溪水清深特創此
名非營道故里舊有濂溪之名而因而名之者也宋史
本傳謂蓮花峯下溪合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蓋
因伊洛淵源錄誤引營道何棄仲農所作營道齋詩序
而不知其不足據也何氏謂營道縣出郭三十里而近
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族眾而業儒至先生遠宦弛
肩廬阜力不能返故居乃結廬臨流寓濂溪之名志鄉
關在目申蘇黃二公與之同時而所爲賦詩皆失本意
濂溪之族至今蕃衍云云其言似若可信不知其爲傳

會之辭非其實也周子在當時雖未大通顯而名聲甚重二程既以爲師呂申公趙清獻皆屢薦之東坡年齒名位不甚後其爲濂溪詩不敢列於儕輩至推以造物爲徒其重如此道州僻壤忽生名世有不亟相引重以濂溪名其故居者乎仲農生南渡初在蘇黃二公之後見周子故里有濂溪之名遂以二公之詩爲誤不知當二公之時營道未有濂溪之名也東坡作詩在守杭時周子次子燾字次元者方爲兩浙轉運同在錢塘東坡其屬吏又交好也所爲詩果失本旨何難指示令其改正若山谷則與次元兄弟交誼尤親周子在江西久始

居豫章二十年

孔常父祭周子文云先君之壯實難取友達公豫章握手雖厚二十餘年不知

其久黃亞夫孔長源皆其執友而山谷及經甫兄弟並以

通家子謁侍匪朝伊夕濂溪命名之意豈其不審而率

爾下筆者東坡詩謂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

澤米偶似西山夫遂卽世所知以爲溪之呼直以爲先

生自立此名則其非鄉關所固有也明矣且古無濂字

後世雖有此字從未指爲水名攷漢許氏慎說文無濂

字止有濂字音同濂注曰薄水一日中絕小水梁黃門

侍郎顧野王作玉篇唐處士富春孫強增定始有濂字

云本作濂濂之音則里兼里忝含盞三切亦未嘗全讀

如今音廣韻有濂字止訓薄未嘗與濂合爲一其未嘗以濂爲水名則皆同水名莫備于水經及酈注而郴永之間未有濂水蓋其名爲周子所特創也山谷濂溪詩序謂用其生平所安樂媿水而成名曰濂溪意亦以不惟古無此水並無此字故云然耳廉泉讓水本南史所載范柏年對宋明帝語所謂臣居在廉讓之間者也故不獨蘇黃作此詩就廉字起義卽先生自題濂溪書堂詩亦未嘗言故里有濂溪祇用元次山讓溪引起謂元子溪曰讓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願相欽中述溪水之勝構堂之由而終之以名溪之意曰吾樂蓋易

足名濂以自箴自篇首至終毫無一字爲鄉闈之思而直曰名濂自箴豈先生亦自失本意也耶何氏傳會造作之妄可以誣蘇黃爲誤而周子自作之詩則必不可誣今錄周子全詩及蘇黃二詩于後覽者虛心觀之亦可以爽然矣

周子自題濂溪書堂詩云元子溪日讓詩傳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欽廬山我所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清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天照沈沈潺湲來數里到此始澄深書堂構其上隱几看雲岑倚梧或敬枕風月盈中襟有時吟復默酒罷鳴幽琴數十黃卷軸

賢聖談無音窗前卽疇圃圃外桑麻林芋蔬可卒歲絹
布足衣衾吾樂蓋易足名濂以自箴誰爲相朝暮岸木
寒蕭森

東坡作故周茂叔先生濂溪詩云世俗眩名實至人疑
有無怒移水中蟹愛及屋上烏坐令此谿水名與先生
俱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因拋彭澤米偶似西山夫
遂卽世所知以爲谿之呼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應
同柳州柳聊使愚谿愚施氏宿注題下云時茂叔先生
子薰字次元公守杭次元爲兩浙轉運同在錢塘爲賦
此詩次元終寶文閣待制

山谷作濂溪詩其序云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爲小吏在江湖郡縣蓋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參軍運使以權利變具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之趙公閱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乃悟曰周茂叔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于士大夫終其身其爲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寃中歲乞身老于湓城有水發源于蓮花峰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

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于其上用其平生所安樂媿
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對茂叔之
美雖然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徵福而厚于
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煢煢陋于希世而尙友千古聞
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
所得多矣茂叔諱惇實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惇頤二子
壽燾皆好學承家求余作濂溪詩思詠潛德茂叔雖生
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邱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
猶秀鬢其音塵其辭曰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
不漁民利兮又何有于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

老以爲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鑒澄明激
貪兮敦薄菲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又曰津有舟兮蕩
有蓮勝日兮與客就閒人聞拿音兮不知何處散髮醉
高荷爲葢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水寒兮舟著平沙八
方同宇兮雲月爲家懷連城兮珮明月魚鳥親人兮野
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與南山爲伍非夫人攘臂兮
誰余敢侮

又按周子初以舅氏廕主分寧簿用薦調南安司理參
軍移郴桂陽令二年卽徙知南昌初仕四官而三在江
西故孔常父祭文有二十餘年不知其久之語南昌于

南康相近意其卜居廬山在知南昌時故晚年以疾歸
廣東運判獨求知南康軍必先有田宅在廬山故求爲
歸計否則廣東與道州接壤而去南康絕遠安得舍近
圖遠舍故鄉求異地也哉嘗攷趙清獻朴集中亦有題
濂溪詩蓋清獻于英宗治平中再鎮蜀而周子由南昌
令遷判合州爲清獻屬吏故求作是詩也是時周子尙
在中年已有濂溪之居尋由合州遷知郴州又用清獻
及呂申公薦遷廣東轉運判官按部踰年感瘴得疾然
後求知南康軍比清獻三鎮蜀將奏用之而周子已卒
蓋周子自判合州後無由與清獻相聚得相屬爲詩然

則何仲農謂周子遠宦弛肩之後不能旋里乃以故鄉之溪名廬山之水者確乎其不然矣况清獻之詩亦直以爲高哉廬阜間出此濂溪派未嘗以爲道州之水不應蘇黃誤而清獻亦誤也今錄清獻詩于後云吾聞上下泉終與江海會高哉廬阜間出此濂溪派清深遠城帝潔淨去塵壒毫髮難遁形鬼神縮妖怪對臨開軒窗勝絕甚圖繪固無風波虞但覺耳目快琴樽日左右一堂不爲泰經史日枕藉一室不爲隘有尊足以養有魚足以膾飲吸其樂真靜正于俗邁主人心淵然澄徹一內外本源孕清德游詠吐嘉話何當結良朋講習取諸

兌

游楊授受考

朱子大全集載方伯謨家所藏胡文定公帖云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假由此觀之則文定爲游氏門人也晁公武讀書記題胡文定春秋傳謂文定師事伊川誤矣胡氏春秋傳亦與程傳不甚合然二程子高第弟子稱游楊侯謝學者謂朱文公得統於程由楊中立傳羅豫章豫章傳李愿中原中以授文公是固然矣不知游定夫傳胡文定文定傳從子籍溪籍溪亦以其學授文公蓋兼承游楊之統者也文定又以其學授子五

峯宏宏授張南軒棧

人蔓攷

蔓字不見於經傳而三代以上人壽年最永說文始有
蔓字或作蔓蔓爲苦本字與蔓通耳俗作參六書正譌
駁之或又作蔘亦非司馬相如上林賦紛溶葡蔘與蕭
森同揚子方言及鶡冠子道端篇並有蔘字止作虛字
解未嘗以爲藥物也至說文始有人蔓藥物之說而急
就章註遠志續斷蔓土瓜句下云蔓謂人蔓丹蔓紫蔓
元蔓沙蔓苦蔓而藥名始著亦不過與丹蔘等並稱無
足爲異禮斗威儀妄謂下有人蔓上有紫氣春秋運斗

樞妄謂瑤光星散爲人葠皆漢時譏緯之書不足憑信
故當時用之者猶稀梁書阮孝緒傳稱其母王氏有疾
合藥須得生人葠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涉幽險隨鹿
得之蓋梁時妄信陶隱居知仙藥葠旣稀少或由此增
重未可知也其見之題咏則惟唐陸龜蒙詩有五葉初
成椴樹陰紫團峯外卽雞林之語唐之中葉惑于神仙
服食君臣多以金石藥殞其生人參滋補之說其始于
此乎今人稱葠佳者曰紫團葠然莫知紫團爲峯名雞
林卽今之吉臨吳刺由陸詩觀之是遼東人葠之盛在
唐已然而本草妄謂人葠生潞州太行山謂之紫團葠

或遂謂葢始盛于上黨今始盛於奉天其言不過以地
氣增重葢價云爾不知紫團固峯名而紫團參在奉天
非潞州也夢溪筆談稱王荆公病喘藥用紫團山人葢
不可得時薛師政自河東還贈公數兩不受人有勸公
者公曰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竟不受彼傳會紫
團葢在河東者固謬而公之高見遠識更爲不可及也
今世好服人葢

京師尤甚價倍兼金愚者破家買服然有疾者服之致不
起者十常七八而無疾者服之嘗因以致疾余誌殤兒
壙已痛切言之以戒世人矣偶因劉陸詩復辨其緣起

如此書之重詞之複蓋痛定思痛惻隱之愛不自知其
辭之煩也

經正無邪慝解

趙氏註訓經以常而實之以仁義禮智之道朱註止曰
嘗道並未及所謂常道者何所指而君子之所以反之
者如何措注施行則趙朱二註皆未之及也愚意常道
當各指一朝之成憲在上爲道揆在下爲法守者如唐
虞之典謨夏后氏之典則在商則湯之典刑在周則文
武之政反之者在上之君子以實意舉行如程子所云
以闢睢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在下之君子承流宣

化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以敷施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
刑邦土之掌而諸侯亦各修其職遵行月朔所頒之政
令天子巡狩而放之諸侯來辟而述之則皆所謂反之
之事而爲之民者亦皆各習其業士習于禮樂詩書農
力于耕桑工執藝事商通有無男服事乎外女服事于
內上下朝野之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
婦婦五章之命行五刑之服措而後可以言經正而庶
民興也至所謂邪慝則指亂德之鄉愿言之蓋犯義之
君子犯刑之小人固人知其惡不能亂德卽爲我兼愛
之楊墨亦過于一偏而難行雖似義似仁猶不足以亂

德惟鄉愿乃大似而絕非者故孔孟之惡之爲獨切也
孟子七篇之終歷敘聖人之道統而先之以此則鄉愿
之辨誠不可以不嚴也何以辨之亦於經辨之而已名
之曰經則固確乎有所當爲確乎有所不當爲者狂者
有所必爲狷者有所必不爲各得經之一偏故皆可以
與于反經之責惟鄉愿則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未嘗有
所必爲亦未嘗有所必不爲其言曰生斯世爲斯世闔
然媚於世是經終無反時也故孔子以爲德之賊也惟
然鄉愿亦愿于一鄉焉耳其爲害猶淺使其得志于朝
則容悅之臣矣容悅之臣得志將使其君爲予言莫違

之君孔子謂予言莫違一言可以喪邦其爲害豈不大哉然則爲士者慎無交鄉愿以自賊其德爲君者慎無信容悅之臣以自喪其邦也